

孫淵如詩文集

二



問字堂集卷五

孫星衍撰

襍文五

三禘釋

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圜丘通祭配以帝饗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饗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鄭知爲祭天者据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何休注公羊引禮祭天牲角繭栗而楚語觀射父有郊禘不過繭栗之言以牲角繭栗知禘爲祭天之稱周人無饗廟而云禘饗又與郊並稱是知爲圜丘配天之祭矣已上明禘爲圜丘之祭一曰夏正郊天配以后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祭

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鄭注周官  
圜丘亦引大傳此文鄭知祖之所自出爲天者據郊特牲云萬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  
春秋繁露觀德篇云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謂天爲先祖之所  
出本之荀子董仲舒名之爲禘本之大傳且詩序云長發大禘  
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  
以其祖配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  
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此郊謂  
吉禘承上喪三年言之鄭注禮運魯之郊禘但以爲郊皆卽郊  
爲禘之証矣已上明禘爲夏正月郊祭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  
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離禘大祖也鄭箋云  
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蓋卽宗祀文王子明堂以配上帝鄭知

大祖爲明堂者據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又云舜格于文祖上云賓于四門下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四門証之本文知文祖爲明堂故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又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史記云大祖亦卽明堂淮南王術訓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大祖是大祖卽明堂之証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証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說及案古書傳非僅據緯候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廟明堂蓋逸禮大祖旣是明堂而詩序云禘大祖逸禮云禘

明堂是卽禘爲明堂配天之証矣

已上明禘爲明堂配天之祭

而王肅非之

如以禘爲非祭天則不信王制逸禮楚語三書牲用繭栗之言也以禘爲非郊則不信大傳商頌序之言也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檀弓周頌序之言也三者皆不始自鄭注宋儒柰何妄斥鄭氏三禘之非乎禘之所以名以有天帝及審諦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天兼圜丘與郊故通稱大祭鄭氏云凡大祭曰禘是也白虎通云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尚書游明根議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鄭氏之言五精蓋卽五行之精謂五天帝矣

已上論王肅宋儒斥鄭氏三禘之繆及禘名義考禘之所以異于祫者有數

事一曰禘必配天圜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禪議曰春秋左氏說曰歲祫及壇壝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摯虞

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按

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

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于郊于廟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

人共之是也已上論禘配天異于祫

二曰禘及功臣周禮夏官司勲凡有

功者祭于大烝鄭注云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何休注公羊傳曰

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元云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合而祭之禘則

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是也已上論禘有配食功臣異于祫

三曰禘及

助祭諸侯及四夷來王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又云九有有截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大傳云大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終王韋昭注云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云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春秋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左傳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晉無禘禮蓋言未與于周禘祀謂世見也此禘異于祫之禮也已上論禘有萬國禘四海助祭異于祫禘之名起自有虞見祭法禘黃帝堯典肆類于上帝鄭氏以爲禮祭上帝于圜丘是黃帝配也夏殷則禘爲時祭故王制云天子

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祔夏曰禘鄭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祔以禘爲殷祭鄭云然者據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祔又云禘大祭也爾雅周公所作故知是周改時祭之禘爲五年殷祭矣凡經文禘與嘗並舉皆時禘之稱蓋夏殷之禮故祭義云春禘秋嘗又云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祔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皆以爲夏殷時禮然則中庸禘嘗之義亦夏殷時祭也王制云天子祔禘諸侯祔則不禘禘則不嘗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云禘一犧一祔鄭注云下天子也祔歲不禘鄭意皆不以爲周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又云春禘而秋嘗鄭注云此禘當爲祔字誤也王制曰春祔秋禘鄭蓋以此諸文言禘猶周之言祔歲有一祭不與五年殷祭同也已上言殷之禘爲時祭與周五帝大禘不同魯祀

周公以天子禮樂禘則以建巳之月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云夏建巳之月也周公曰大廟鄭以爲魯周公廟則與天子祭于明堂異經文云以禘禮左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但用其文物具備之儀無圜丘夏正郊天明堂之祭郊宗石室之禮惟合祭毀廟羣廟之主雖名爲禘實天子之祫耳祭統云成王康王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謂郊以日至禘在宗廟非周禮論語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云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按鄭注周官云裸之言灌也唯神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孔子蓋言魯惟宗廟之禘失周禘祭天之禮故以爲不欲觀傷周禮不可見也魯祭宗廟改殷之禘故亦通名爲烝嘗左傳云烝

嘗禘于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闢等言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故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是後魏時尚知魯禮不與周天子同也已上論魯禘所  
以異于天子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祭而無配天之禮由諸儒不能用周制徒推魯禮故建武詔書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予因五禮通考于此禮不通古制又讀惠徵君棟禘說謬其明禘爲配天之祭病其不知禘亦爲夏正郊天之祭故作此以廣其說若夫牲幣之禮則有司存已上論漢以來無配天之禘

周禘表

按方丘北郊鄭注亦

已上論漢以來無配天之禘

圓丘禘

郊禘

明堂禘

方丘禘

北郊禘

昊天上帝

感生蒼帝

五天帝

地示

譽配

稷配

文王配

地示

月星辰皆  
五天帝日五人帝

與

稷主

毀廟王

四親廟主

周制配天表

周室東遷諸侯皆去其籍曾秉周禮季孫亂之春秋之旨甚微七十子猶云莫贊秦漢據西京之地黃帝已來郊時僅存亦無禮文可証是以西漢諸儒不言圓丘之祭不知禘爲明堂配天

之禮其時逸禮初出古文難通周官經晚立學官劉歆始据以定南北郊之制于他經義尚有牴牾至鄭康成于易書詩三禮春秋論語無所不通皆爲之注合諸經義考圜丘郊禘之典明夏殷周魯之異制而古禮大顯醇乎其蔑以加矣會漢凌夷未遑制作魏代有意崇儒橫遭王肅亂經晉武左袒外家以非爲是永嘉之亂經典淪亾自後議禮諸臣鮮能据古經以証肅言之妄隋唐以來袁準長孫無忌逞其邪說皆肅之流宋明諸人疑禮經而違鄭義紛紜聚訟靡所折衷微言絕而大義乖莫此爲甚今据禮經鄭義爲周禮配天表及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告朔表尺牘之中旁行可識庶非妄作後之觀禮者其核于斯

圜丘郊祀表

類及旅依郊祀雩爲壇于南郊之旁皆祀五帝

圜丘

冬至

南郊

夏正

東郊

立春

南郊

立夏

西郊

立秋

北郊

立冬

昊天上帝  
蒼帝稷配  
蒼帝

譽配

赤帝

太昇

赤帝

白帝

黑帝

黃帝

勾芒

祝融

蓐收

顓頊

白帝

南郊

季夏

黑帝

黃帝

季夏

月日

軒轅

五星

后土

十二辰

司中

或云中台

司命

或云上台

箕

畢

方丘北郊表

夏至

北郊

夏正月或  
云建申月

方丘

地示

譽配

稷配

社稷

五祀或云五色之帝

五嶽

山林

川澤

四方

百物

明堂大禘及迎氣還祭十二月告朔表

顥頊

武王配

稷主

毀廟主

四親廟主

功臣

六天及感生帝辨

不信六天及感生帝之說始于王肅譏鄭康成用讖緯之言出于許敬宗肅非君子儒史稱其有三反許敬宗則唐姦邪雖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亦當辨其言之是非也宋人多祖肅而背鄭五禮通考于此禮不能深明古制又引趙匡諸人臆說大典益棼矣孫叔然曾于肅聖證論駁而釋之其文又不傳是不可以

不辨肅以郊卽圜丘圜丘卽郊請先以周官經破之周官太宰  
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次云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  
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  
按此諸文明天與五帝非一肅猶得妄謂之五帝帝其大司樂  
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又  
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  
上之圜丘奏之明此圜丘與天神非一祭矣郊祀志匡衡張譚  
奏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  
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則匡衡卽以周官祀天神  
是夏正之郊故鄭氏于此祀天神注云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  
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于下圜  
丘注云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